



信息世界疆域的终结者

方益波

●编著

网络之音

W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网 络 之 音

——信息世界疆域的终结者

方益波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之音/方益波编著. -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1.3

(网络文化丛书)

ISBN 7-5062-4899-9

I . 网... II . 方... III . 计算机网络 - 普及读物
IV . TP39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287 号

网络文化丛书 **网络之音** ——信息世界疆域的终结者 方益波 编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定路 5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竟成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70 000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100

ISBN 7-5062-4899-9/Z·133

全套定价:60.00 元(共 4 册,每册 15.00 元)

责任编辑：刘大可
封面设计：新艺术工作室

目 录

第一章 网络之音	1
我的一段经历	1
生活在网络传播的时代	5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8
新的主角已经登场	11
互联网还是一种文化	13
第二章 当世界遇到网络	16
需要产生技术	16
存在决定意识	17
真正的全球性传播系统	20
国家主权的黄昏	26
革命性意义	28
技术英雄嗓门最大	30
步入新文明	33
第三章 传统媒体网上行	36
什么叫第四媒体	36
第四媒体的特征	37
第四媒体是否会敲响传统媒体的丧钟	40

网上媒体不等于媒体上网 ······	44
传统媒体“抵抗”互联网 ······	45
传统媒体应学习互联网改进自身 ······	46
传统媒体涉足网络的动态 ······	48
媒体触网在中国 ······	53
把你俩“捆绑”起来 ······	57
网络时代，谁是“主流” ······	61
中国传统媒体能掌握网络传播的主导权吗 ······	68
第四章 商业网站进军新闻传播领域 ······	71
中国的网站主要吸引力来自新闻传播 ······	71
共同飞扬 ······	72
商业网站的技术强势 ······	75
网络奥运 ······	79
受制于人难施展 ······	81
大网站仍创佳绩 ······	82
网络报道有不足 ······	84
商业网站的新闻信息传播亟待引导和管理 ······	85
主旋律怎么唱 ······	93
商业网站不应该发布新闻吗？ ······	95
团结就是力量 ······	97
将彻底改变对传播概念的理解 ······	98
故事还没完 ······	102
第五章 讲政治，讲技术，讲经营 ······	104
网络也要“讲政治” ······	104

讲政治要建筑在讲技术的基础上	106
活下去容不容易看经营	118
谁虚拟,谁泡沫	124
第六章 另类传播,另类生存	125
散发着暧昧的气息	125
话不能这样说	132
月黑风高杀人夜	136
看上去有点“灰”	140
技术无立场,但使用技术的人是有观点的	146
第七章 人文建设和网络法典	149
向人文境界提升	149
用法制网住未来	150
互联网的“两手抓”	159
真的是“网无边,法莫及”吗?	161
到底是谁写的	176
网络证据	183
智力资源都是受保护的	186
他们在偷看	189
第八章 未来的传播,未来的新闻人	194
明天的记者	194
谁来搞新闻	204
虚拟魅力无可阻挡	213
令人神往的个性	215

创出牌子来	218
充分体现人本的精神	220
经营有新的突破	222
人才网上飞	224
阴影总是落在弱势群体上	226

第一章 网络之音

我的一段经历

1999年2月24日晚上，我刚刚从老家回到杭州，突然接到领导的急电。

一架从成都飞往温州的西南航空公司客机在温州坠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

新华社温州分社社长张和平原定今晚回到温州。很有可能就在机上。这位老兄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现在却已失去联系。

5分钟后，挂着“新华社采访车”标牌的切诺基马达轰鸣，载着我往笕桥机场疾驰。

“我们已经请示上级，一律不许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灯光明亮的杭州笕桥机场，省民航局值班领导冷冰冰的声音。

在我们再三晓之以理，再三说明作为国家通讯社，了解每一件重大事情是职责所在，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等等之后，民航局有关领导仍然坚持，并明确告诉我们，愿为此承担责任。

几分钟后，我们带着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的有关信息踏上归途。此时，温州分社的消息也传来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

第二架从成都飞来的飞机在温州机场降落,在上机前临时改换航班的张和平惊魂初定,即投入采访中。

当夜,新华社浙江分社的同仁们工作到深夜。向中央的内参发出了有关消息。新华社电讯稿已经上了卫星,向全世界播发。第二天各报上都会看到新华社关于此事的报道。

切诺基又载着我们的摄影记者连夜赶往温州,将通过数码传真机直接向北京发送底片。

根据有关部门就飞机失事检索国际互联网有关这方面的信息,24日晚,外地(包括境外)传媒对此事反映最为迅速。“美国之音”,台湾省、香港特区的电台、电视台在当晚6点就播发了;英国的路透社当晚的6点57分上网,美联社当晚9点上网,台湾省的“中央社”当晚的9点56分上网,英国BBC当晚10点上网。

我国内地传媒最早对外发稿的是新华社。据张和平说,他大概在当晚7点10分发稿。浙江有线电视台在当晚9点广播新闻,中央电视台在10点钟的晚间新闻中播出这一消息。

据温州地震台的测报,“2·24”空难的发生时间是1999年2月24日下午4点29分40秒。失事地点在温州瑞安市阁巷镇柏树村,距温州机场20余公里。

中国内地新闻界再次落在了外地(包括境外)媒体的后面。尽管人家无论从客观环境还是熟悉情况方面都远远不如我们,但是我们的声音还是被压在了下面。

据了解,由于各种复杂因素起作用,境外媒体的报道明显地歪曲事实。在过去的很多次类似事件中,他们都是这样干的,这次也不例外。

最早得知信息的是温州本地的媒体,最了解实际情况的也是温州本地的媒体。但是他们却“奉命”不得报道。

“2·24”空难的发生时间是1999年2月24日下午4点29分40秒。4点31分，瑞安市110报警台接到瑞安市协作公司干部李正社的第一个报警电话。4点50分，温州有线电视台的新闻热线接报，几乎同时，温州《侨乡报》新闻热线也接报，紧接着，温州市几家新闻媒体(《温州日报》、《温州晚报》、温州电视台)都获此消息，并速派记者赶赴现场。据几位最早到达现场的记者称，他们赶到时大火还在燃烧，他们目睹了整个场面，他们还采访了飞机坠落时在现场的目击者。

事故发生地的瑞安电视台在现场录制了两个小时的现场录像。

晚上6点多钟，有关部门通知各新闻单位，在事故原因尚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新闻媒体暂不刊播消息。

在当地媒体一片死寂的情况下，境外媒体和互联网成了受众唯一的消息来源。

温州《侨乡报》社会新闻部主任说：“下午6点多，我们还在现场，有朋友打我的手机，说获悉台湾电视新闻播发消息，有一架民航客机在温州坠毁，是否有此事，并了解事故原因。没过多久，成都《华西都市报》的一个同行打来电话，要我向他们提供现场图片，价格由你们自己说。又过了一会儿，香港《东方日报》的同行打来电话，愿出5000美金买我们拍下来的照片。从掌握图片资料情况来看，报业方面我们最全面。当时我们正用数码相机，而且随身带着手提电脑。当时我们就是用电脑给报社传稿，当然卖图片的事我们没有答应。”

据当时在场的其他媒体记者说，外地传媒中他们认识的同行几乎均在那个时间打电话找他们，向他们了解情况，出高价买他们的稿件和图片，而对方获此消息的来源，大多是从互联网上了解到的。

外地(包括境外)媒体对事故的原因的报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实。国内新闻传媒的失实主要是在失事过程如将“坠落”说成是“空中爆炸”，另就是死亡人数有误。

境外传媒的失实则大不相同，有些纯粹是恶毒攻击，他们大肆渲染此次空难与“大陆的政局不稳有关”云云。更有甚者还编造出当地农民乘机哄抢死者身上的财物等谣言。有篇境外的报道这样写到：“据目击者称，一个身穿中山装的死者上衣的四个口袋全被翻了出来……”等等。

温州当地的传媒记者在看了国际互联网上这些混淆黑白的新闻后说，如果当初让我们报道最新、最准确的消息，就不会有人相信这些谣言。

正是由于我们自动放弃先机，才使得网络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完全占据主动。这些混淆视听的报道，甚至直接对整个事故的善后处理带来了被动。

有关部门还以为只要下一纸文书，就能挡住声音的传播，却不想想现在已经是网络的时代，你自己放弃传播的机会，就是将机会拱手让人，你不说，别人就会乱说。

浙江省民航局的那位值班领导拍着胸脯保证他能承担一切责任，知道这种情况，他还能说这句话吗？他所谓的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无非是自信领导绝不会批评他。也许他确实能够对他的上级承担保守“机密”的责任，但由于贻误新闻战机而丧失客观反映真实情况的“第一声音”的责任，他那小小官阶下的瘦弱肩膀根本承担不起。

然而很多干部就是这样，只知道自己的局部“责任”，不关心全局的责任，工作缺少创造性，归根结底还是责任心缺乏的表现。互联网在这次事件中以鲜明的技术优势给他们上了印象深刻的一课。

温州当地的新闻传媒在4月26日才开始陆续发布这次空难的有关消息。

生活在网络传播的时代

讲述这段采访故事是想要说明，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对突发性事件的处理，只有采取快速的应变措施，才能在舆论导向上把握主动。在当今信息社会里，传媒进入电子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任何重大突发性事件都是传媒热烈追踪的目标。对突发性事件的反应如稍一犹豫，就会被他人通过各种渠道“捷足先登”，而受众又有先入为主的心理。当某一事件在受众中产生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导向之后，你要重新纠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我们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时稍有被动，就可能对及时处理突发性事件、正确把握舆论导向、争取掌握积极主动的方针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突发事件不是每天都发生的，但是观念的影响却每天都在我们的传播事业中起作用。

在这个技术强权的时代，网络作为新的传播手段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网络的声音，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这种影响，不是传统媒体所能比拟的。互联网，是传播业的革命。观念对于技术的反动只能使操作者处于越来越尴尬的境地。

如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传播方式的改变，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给人类的信息流动带来更加丰富的容量，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欣喜和兴奋。但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也必然带来断裂的痛苦，错位的尴尬，甚至沉重的代价。如同维新，如同革命。

作为一个新闻专业毕业，又在传统媒体从事多年新闻工作的媒体人，互联网的发展令我有一种深深的感动。一种全

新的传播方式将要改变世界,那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生活形态。

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正式提出:互联网已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这第四媒体融前3种媒体的优点于一身。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深度上,还是在信息的质量上,互联网均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传统的媒体正在向网络天地延伸,各种报纸、电视、电台纷纷建设自己的网络版。如同禅语所说,自己碗中水没倒干净,盛新的东西也是有限的。这些传统媒体的网站至今步履蹒跚。好在他们有国家的扶持,现在已经逐渐发展起来。

新建的各种商业网站纷纷充实新闻内容,因为据说在中国,由于其他业务的环境不是太好,网站吸引人的最主要的内容还是新闻信息。但是他们没有法定的新闻信息采访发布权,所以手脚有点放不开。但是新生事物没有包袱,总是充满了求新求变的创造力。点击进入总能找到新的感觉。更何况现在还有用传统媒体的记者证,为网站提供新闻资源的新做法。所谓形势总是比人强,办法总比困难多。

过去存在于新闻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将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得到顺理成章的解决。新闻是社会的镜子,传播本身的深刻变革,将对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无论是在务实的物质生活中,还是在务虚的精神领域,互联网都将视不同情况,或成暴雨骄阳,或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但这不是技术唯上主义,技术总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产生新的弊端。关键是这种技术代表的观念、精神,符合新闻传播逐步走向信息共享的根本特征,符合信息传播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符合传播领域内传播者对传播、评判的垄断强权应予打破的发展方向。

历史总是这样,从一种形态出发,经过由简到繁的发展,

最终又回到最初的形态，当然，最后的形态已经比原始要先进许多，尽管在外表上相似。

人类曾经是呼喝之声相闻，传播者同时也是受者，后来技术进步，社会分工细化，有专门的从业者垄断了新闻传播，在技术的强权下，传播者和受众在主流信息传播的领域分成泾渭分明的两种群体，在有的地方，传播者甚至以精英自命，认为有评判信息重要与否，是否应让民众得知的权力。但是技术的进步最终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暗合，Internet 的出现使人类再次“呼喝之声相闻”。

尽管中间还有技术、财富的等级差，但是大方向上已是“庶几相似”。

在这一点上，如同佛教禅宗的话：入门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修炼到一定程度，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最高境界，看山又是山，看水还是水。

技术在释放人的肌体，技术也在释放人的灵魂。诚如人知，交流和沟通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市场繁荣和文化繁荣先机所在。所以开放带动中国，国际化是大趋势，加入 WTO 为人心所向。而互联网之于传播的意义，正从微观上展示了这一原理。

名垂新闻史的伟大记者李普曼曾经感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的时代。他的这一声叹惜是针对当时传播业繁荣，各种信息极度丰富，虚假的信息让人们无法正确判断是非，无法完成自己的独立思考而发的。

我们生活在网络传播的时代。技术带来的繁荣必然也会有各种虚假、媚俗甚至严重的危害，但是你将有权“得知”，有权“放弃”，手中的键盘和鼠标将为你发出真实、善意的声音。在语言的撞击中，人们会找到丰富的思想。

面对灿烂的星空，今天的人们也不得不发出感叹，但这是与李普曼不同的。今夜的星空，无数的信息在看不见的虚无中自由飞驰，带着惊奇的眼光，带着商机的刺激，带着无限的机遇。人们知道，这世界真的并不大，只要有互联网，每个人就都是世界的中心。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台湾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孩子被歹徒绑架了，警方全力营救。各大媒体也纷纷出动，一时间，电视镜头对准了整个的营救过程，正是由于电视镜头把警方的全部部署都告诉了受众，也包括绑匪，使得营救计划失败，孩子被撕票。失去了花朵般的生命。

美国的另外一个案例，同样是绑架案，警方与新闻界密切合作，媒体不仅运用自己的技术特点与警方同步行动，而且利用自己的中立立场获取绑匪的信任，对绑匪展开攻心战，最后穷凶极恶的绑匪甚至点名要求他所信任的电视主持人与他对话，在主持人的劝说下放弃抵抗，向警方投诚。

这两个故事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大众媒介深入我们的生活，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媒体的包围中，传媒已经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是在传媒的世界里，技术的优势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

人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程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象就是技术的发展。最早的新闻载体是报纸，直到19世纪，铁路和电报出现，才真正开创一个开阔的社区性传播系统，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社区性系统的完善是最终落实在电视上的。时至今日，电视对生活的影响有目共睹。

尽管如此，电视以及其他媒体所构筑的社区传播系统

还是存在着很大局限的,互联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才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传播系统。

1969年,美国的阿里·罗伯茨奉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局之命,为美国军队建设一种新的战略电脑通讯网络,这种带有冷战色彩的网络当时叫做“阿帕网”。

谁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种网络被人们叫做“互联网”,视为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

当初的“阿帕网”连接着4个大学的计算机主机,为的是保证其计算机系统在遭受敌人攻击时不至于全面瘫痪。因为这一网络有4个结点,即使其中一两个结点遭到摧毁,还可以通过其他结点寻找或传递信息。后来,随着计算机网络相关技术的发展,使用“阿帕网”的人以及与之相连接的计算机不断增加,并从美国扩展到了世界各地。据统计,到1989年,与“阿帕网”连接的计算机主机已经达到10万台。发展到这一地步,“阿帕网”已经失去了原始的军事上的意义。于是,美国国防部只好宣布重新建立自己的专用网,原先那个“阿帕网”就转向成了民用网。

互联网真正体现它的巨大价值,是在传播领域。千万人使用这一网络,在这种新技术中找到了财富、获得了各种各样新的机遇。人类的智慧,加上交流沟通的原始欲望,附着在技术之翼上,衍生出许多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仅在中国,刚刚得窥互联网冰山一角的IT业界,已经浮现很多生动的面容。张朝阳、王志东、丁易……说是商界,实际上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最吸引注意力的还是信息传播。这是互联网最基本的技术特征,也是最初级的魅力。在中国的商业信誉、配送制度还很不成熟的时候,互联网的建设,是物理硬件和文化软件同步进行的。在初级魅力上进行